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明儒學案卷三十二

餘姚　黄宗羲　撰

泰州學案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瞿曇之祕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

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摶龍蛇傳至顔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為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之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槪本弇州之國朝叢記弇州蓋

因當時爰書節畧之豈可為信義 攷其派下之著者列於下方顔鈞字山農吉安人也嘗師事劉師泉無所得乃從徐波石學得泰州之傳其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覩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慎恐懼以修之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嘗曰吾門人中與羅汝芳言從性與陳一泉言從心餘子所言只從情耳山農游俠好急人之難趙

大洲赴敵所山農偕之行大洲感之徐波石戰沒元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有為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嘗寄周恭節詩云濛濛烟雨鎖江垓江上漁人爭釣臺夜靜得魚呼酒肆湍流和月掇將來若得春風遍九垓世間那有三歸臺君仁臣義民安堵雉兎芻蕘去復來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肖皆惡之以他事下南京獄必欲殺之近溪為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近溪謂周恭節曰山農與相處餘三十年其心髓精微決難

詐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俟諸後聖斷斷不惑不肖菲劣已蒙門下知遇又敢竊謂門下雖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農以戍出年八十餘梁汝元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為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學於山農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輒狎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搆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會邑令有賦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誚

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孝感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
檄江撫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所用在左右
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游
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為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
太學知大學道乎江陵為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
時欲飛却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舍然若喪曰夫夫也
異日必當國異日必殺我心隱在京師闢各門會館招
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

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為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為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史傅應禎劉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

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心隱之學不墮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弑君弑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

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
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
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
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
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此即釋氏所
謂妙有也葢一變而為儀秦之學矣鄧豁渠初名鶴號
太湖蜀之内江人為諸生時不說學趙大洲為諸生談
聖學於東壁渠為諸生講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未

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摳衣為弟子一日棄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為性命甚重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為僧訪李中溪元陽於大理訪鄧東廓劉獅泉於江右訪王東崖於泰州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倥於黄安與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大洲起官過衛輝湛適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見驚異下車執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曰誤子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為死罪惡莫贖今尚在巫

歸廬而父墓側終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贍子因書券給之時有大洲問學者大洲乃令淐答之大洲聽其議論大恚曰吾藉是以試子近詣乃荒謬至此大洲入京淐復遊齊魯間初無歸志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見屬官蜀者攜之歸至涿州死野寺中淐自序為學云已亥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青城山叅禪十年至戊申入雞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得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抵天池禮月

泉陳雞足所悟泉曰第二機即第一機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廬山禮性空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覺無日新之益入黄安居楚倥茅屋始達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窮山盡的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真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住真心與後天事不相聯屬向日雞足所悉人情事變的豁然通曉被月泉所誤二十餘年丙寅以後渠之學日漸幽深玄遠如今也没有我也没有道泛泛然

如虛舟飄瓦而無著落脫胎換骨實在於此渠學之誤只主見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是後天第一義是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然分為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內人但議其縱情不知其所謂先天第一義者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嗟乎是豈渠一人之誤哉方與時字湛一黄陂人也弱冠為諸生一旦棄而之太和山習攝心術靜久生明又得黄白術於方外乃去而從荊山遊因得遇龍溪念菴皆目之為奇

士車轍所至縉紳倒屣老師上卿皆拜下風然尚玄虛侈談論耽楚倥初出其門久而知其偽去之一日謂念菴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祕訣待人而傳談聖學何容易耶念菴然之湛一即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榻夜坐久之無所得而返後臺心隱大會礦山車騎雍容湛一以兩僮舁一籃輿往甫揖心隱把臂謂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即于金唯命已入京師欲倈術以干九重江陵聞之曰方生此鼓從此撾破矣無何嚴世蕃聞其爐火而

豔之湛一避歸胡廬山督楚學以其昔嘗誑念菴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跳而入新鄭之幕新鄭敗走匿太和山病瘵死程學顔字二蒲號後臺孝感人也官至太僕寺丞自以此學不進背地號泣其篤志如此心隱死其弟學博曰梁先生以友為命友中透於學者錢同文外獨吾兄耳先生䰟魄應不去吾兄左右乃開後臺墓合葬焉錢同文字懷蘇福之興化人知祁門縣入為刑部主事累轉至郡守與心隱友善懷蘇嘗言學道人堆堆

只在兄弟款中未見有挣上父母款者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蘇之太倉人隆慶辛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江陵秉政東溟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政無非欲奪其威福歸之人主其中有憲綱一條則言兩司與廵方抗禮國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即出之為廣東僉事以難之使之為法自斃也果未幾御史龔懋賢劾之謫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萬歷戊申卒年七十三東溟受業於耿天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

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凖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爭而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圓圓宗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其為孔子闡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統不

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二也刪述六經從遊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夷惠易地則為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五也一貫尚屬悟門實之必以行門六也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曽師老聃八也孔子從先進是黄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十也按東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膚廓之論平生尤喜談鬼神夢寐其學不見道可知泰州張皇見龍東溟闢之然決儒釋之波瀾終是其派

下人也

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處士王東厓先生襞附樵夫　陶匠　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處士耿楚倥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太學劉冲倩先生塙

泰州學案一

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之安豐場人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從父商於山東常携孝經論語大學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其父受役天寒起

盥冷水先生見之痛哭曰為人子而令親如此尚得為人乎於是有事則身代之先生雖不得専功於學然默默衆究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歴有年所人莫能窺其際也一夕夢天隳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舉臂起之視其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溢如雨心體洞徹記曰正德六年閒居仁三月半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乃按禮經製五常冠深衣大帶笏板服之曰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時陽明巡撫江西講

良知之學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顧先生僻處未之聞也有黄文剛者吉安人而寓泰州聞先生論詫曰此絶類王廵撫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即日啓行以古服進見至中門舉笏而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歎曰簡易直截艮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退而繹所聞間有不合悔曰

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陽明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先生復上坐辯難久之始大服遂為弟子如初陽明謂門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却為斯人動矣陽明歸越先生從之來學者多從先生指授已而歎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因問陽明以孔子轍環車制陽明笑而不答歸家遂自創蒲輪招搖道路將至都下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當是時陽明

之學謗議蠭起而先生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都人以恠

魁目之同門之在京者勸之歸陽明亦移書責之先生

始還會稽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竒痛加裁抑

及門三日不得見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艮

知過矣陽明不顧而入先生隨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不

為已甚陽明方揖之起陽明卒於師先生迎哭至桐廬

經紀其家而後返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

請先生主席陽明而下以辯才推龍溪然有信有不信

唯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謂百姓日用即道雖僮僕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御史吳疏山悌上疏薦舉不報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卒年五十八先生以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知身之為本而家國天下之為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反已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安身者則必愛身敬身愛身敬身者必不敢

不愛人不敬人能愛人敬人則人必愛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故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已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已之不敬可知矣此所謂淮南格物也劉夫子曰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為正第少一註脚格知誠意之為本而正修治平之為末則備矣然所謂安身者亦是安其心耳非區區保此形骸之為安也彼居危邦入亂邦見幾不作者

身不安而心固不安也不得已而殺身以成仁文王之羑里夷齊之餓心安則身亦未嘗不安也乃先生又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為下矣而以緡蠻為安身之法無乃鬧一臨難苟免之隙乎先生以九二見龍為正位孔子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故有以伊傳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傳之事我不能伊傳之學我不由伊傳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

則不然也此終蒲輪轍環意見陽明之所欲裁抑者熱處難忘也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終隔一塵先生曰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引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則身尊身尊則道尊故學也者所以學為師也學為長也學為君也以天地萬物依於身不以身依於天地萬物舍此皆妾婦之道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心齋語錄問止至善之旨曰明明德以立體親民以達用體用一致先師辨之悉矣但謂至善為心之本體却

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堯舜執中之傳以至孔子無非
明明德親民之學獨未知安身一義乃未有能止至善
者故孔子透悟此理却於明明德親民中立起一個極
來又説個在止於至善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
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也大人之學也
是故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末也知身之
為本是以明明德而親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亂而
末治者否矣本亂末治末愈亂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

國家可保也不知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國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問止至善為安身亦何所據乎曰以經而知安身之為止至善也大學說個止至善便只在止至善上發揮知止知安身也定靜安慮得安身而止至善也物有本末故物物而後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自天子至此謂知之至也乃是釋格物致知之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惟

一物而有本末之謂格絜度也絜度於本末之間而知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引詩釋止至善曰緡蠻黄鳥止於丘隅知所以安身也孔子歎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要在知安身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孟子曰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間同一旨也　問格字之義曰格如格式之格即絜矩之謂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對上下前後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便見絜度格字之義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

不知安身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之為失本就此失脚將烹身割股餓死結纓且執以為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　知本知止也如是而不求於末定也如是而天地萬物不能撓已靜也如是而首出庶物至尊至貴安也如是而知幾先見精義入神仕止久速變通趨時慮也如是而身安如黄鳥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無不得所止矣止至善也　問反已是格物否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貫

是致愛人治人禮人也格物也不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於心然後反己也格物然後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己而物正也然後身安也有疑安身之說者曰夷齊雖不安其身然而安其心矣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為下矣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萬物者為之遺末　知

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已不以已依於天地萬物　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聖人雖時乘六龍然必當以見龍為家舍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　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　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天性之體本自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　愛人直到人

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曰何謂也曰伊傅得君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不亦說乎說是心之本體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至　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厎豫是故

君子不謂命也孔子不遇命也而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大人造命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為子累矣因指斲木者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戒慎恐懼莫離却不覩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為失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

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　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　學者問放心難求先生呼之即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乎學者初見先生嘗指之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有疑出必為帝者師處必為天下萬世師者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為人師也學不足以為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以修身為本然後師道立身

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為一家之法是為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為一國之法是為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為天下之法是為天下之師矣是故出不為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為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於天下則遺其末矣皆非也皆小成也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

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故一家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一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天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已自便利已害人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

父哉明哲保身論

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內外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已不仁可知矣不信人已不信可知矣夫愛人者人恒愛之信人者人恒信之此感應之道也於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已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已之不信可知矣勉仁方

徐子直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須道尊身尊纔是至善

故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必不以道徇乎人有王者必來取法學焉而後臣之然後不勞而王如或不可則去仕止久速精義入神見機而作避世避地避言避色如神龍變化莫之能測若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已不能尊信又豈能使人尊信哉　問莊敬持養工夫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現現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失便是莊敬即此常存便是持養真不須防檢不識此理莊敬未免著

意纔著意便是私心　問常恐失却本體即是戒慎恐懼否曰且道失到那裏去子謂王子敬近日工夫如何對曰善念動則充之妄念動則去之問善念不動惡念不動又如何不能對曰此却是中却是性戒慎恐懼此而已矣常是此中則善念動自知妄念動自知善念自充妄念自去如此慎獨便是知立大本　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語恐誤後學孟子則說性善蓋善固性也惡非性

也氣質也變其氣質則性善矣清固水也濁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則水清矣故言學不言氣質以學能變化氣質也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語亦要善看謂氣質雜性故曰氣質之性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停停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

諸此也與俞純夫 只當在簡易慎獨上用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是集義又何遇境動搖閑思妄念之有哉若只要遇境不動搖無閑思妄念此便是告子先我不動心不知集義者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答劉子中 來書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知是事更無事矣即見用功精密良知原自無不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子直也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答林子仁 先生問在坐曰天下之學無窮惟何學可以時習之江西涂從國對

曰惟天命之性可以時習也童子周洽對曰天下之學雖無窮皆可以時習也先生曰如以讀書為學有時作文有時學武如以事親為學有時又事君如以有事為學有時又無事烏在可以時習乎童子曰天命之性即天德良知也如讀書時也依此良知學作文時也依此良知學事親事君有事無事無不依此良知學乃所謂皆可時習也先生喟然嘆曰信予者從國也始可與言專一矣啓予者童子也始可與言一貫矣人心本自

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樂學歌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示學者知得良知却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次先師先生擬上世廟書數千言僉言孝弟也江陵閲其遺稿謂人曰世多稱王心齋此

書數千言單言孝弟何迂濶也羅近溪曰嘻孝弟可謂迂濶乎

處士王東崖先生襞附樵夫朱恕　陶匠韓樂吾　田夫夏叟

王襞字宗順號東崖泰州人心齋之仲子也九歲隨父至會稽每遇講會先生以童子歌詩聲中金石陽明問之知為心齋子曰吾固疑其非越中兒也令其師事龍溪緒山先後留越中幾二十年心齋開講淮南先生又相之心齋没遂繼父講席往來各郡主其教事歸則扁

舟於村落之間歌聲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氣象萬歷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辛年七十七先生之學以不犯手為妙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藴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令人纔提學字便起幾層意思將議論講説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心神震動血氣靡寧不知原無一物原自見成但不礙其流行之體

真樂自見學者所以全其樂也不樂則非學矣此雖本於心齋樂學之歌而龍溪之授受亦不可誣也白沙云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曽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曽點見趣一似説夢盖自夫子川上一歎已將天理流行之體一日併出曽點見之而為暮春康節見之而為元會運世故言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至明而為白沙之藤蓑心

齋父子之提唱是皆有味乎其言之然而此處最難理會稍差便入狂蕩一路所以朱子言曾點不可學明道說康節豪傑之士根本不貼地白沙亦有說夢之戒細詳先生之學未免猶在光景作活計也朱恕字光信泰州草偃場人樵薪養母一日過心齋講堂歌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裡離山一里薪在山裡心齋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難不求無易樵聽心齋語浸浸有味於是每樵必造階下聽之饑則向都養

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門弟子覸其
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招而謂之曰吾以數十金貸汝
別尋活計庶免作苦且可日夕與吾輩遊也樵得金俯
而思繼而大恚曰子非愛我我自憧憧然經營念起斷
送一生矣遂擲還之胡廬山為學使召之不往以事役
之短衣徒跣入見廬山與之成禮而退韓貞字以中號
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為業慕朱樵而從學之後乃卒業
於東崖廬識文字有茅屋三間以之償債遂處窰中自

味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年逾三紀未娶東崖弟子醵金為之完姻久之覺有所得遂以化俗為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遊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既畢又之一村前歌後答絃誦之聲洋洋然也縣令聞而嘉之遺米二石金一鍰樂吾受米返金令問政對曰儂宴人無能補於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之所以報明府也耿天臺行部泰州大會心齋祠偶及故相喜怒失常樂吾拊床叫曰

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天臺笑曰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東崖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一視焉可也樂吾每遇會講有譚世事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作此閒談耶或尋章摘句則大恚曰舍却當下不理會搬弄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在座為之警省夏廷美繁昌田夫也一日聽張甑山講學謂為學學為人也為人須求為真人毋為假人叟憮然曰吾平日為人得毋未真耶乃之楚訪天臺天臺謂汝鄉焦弱侯可師也歸從弱侯游

得自然旨趣弱侯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抛去叟聞而有省叟故未嘗讀書弱侯命之讀四書樂誦久之喟然曰吾閲集註不能了了以本文反身體貼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研究自己為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為何乃為正學今人讀孔孟書祇為榮肥計便是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

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皆妄婦道也又曰天理人欲誰氏作此分别儂反身細求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李士龍爲講經社供奉一僧叟至會拂衣而出謂士龍子曰汝父以學術殺人奈何不諍又謂人曰都會講學乃擁一死和尚講佛經乎作此勾當成何世界會中有言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著無聲無臭是也叟瞿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有臭耶

東崖語錄學者自學而已吾性分之外無容學者也萬物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性而自知自能天下之能事畢矣　性之靈明曰良知良知自能應感自能約心思而酬酢萬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一毫不勞勉强扭揑而用智者自多事也　纔提起一個學字却似便要起幾層意思不知原無一物原自現成順明覺自然之應而已自朝至暮動作施為何者非道更要如何便是與蛇畫足　意思悠遠襟懷洒落

興趣深長非有得於養心之學未或能然道本無言因言而生解執解以為道轉轉分明翻成迷念　良知之靈本然之體也純粹至精雜纖毫意見不得若立意要在天地間出頭做件好事亦是為此心之障王介甫豈不是要做好事只立意堅持愈執愈壞了　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人之性天命是已視聽言動初無一毫計度而自無不

知不能者是曰天聰明於兹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真是謂不智而不巧則其學不過出於念慮億度展轉相尋之私而已矣豈天命之謂乎將議論講說之閒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據此為學百慮交錮血氣靡寧　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令皆以鑠我者自學固有者為不足何其背哉　天地以大其量山岳以聳其志冰霜以嚴其操春陽以和其

氣大凡學者用處皆是而見處又有未融及至見處似是而用處似若不及何也皆坐見之為病也定與勘破竊以舜之事親孔之曲當一皆出於自心之妙用耳與饑來喫飯倦來眠同一妙用也人無二心故無二妙用其不及舜孔之妙用者特心不空而存見以障之耳不務徹其心之障而徒以聖人圓神之效畢竭精神恐其不似也是有影響之似之説　問學何以乎曰樂再問之則曰樂者心之本體也有不樂焉非心之初也吾求

以復其初而已矣然則必如何而後樂乎曰本體未嘗不樂今曰必如何而後能是欲有加於本體之外也然則遂無事於學乎曰何為其然也莫非學也而皆所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嘗言之也如是則樂亦有辨乎曰有有所倚而後樂者樂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則慊然若不足也無所倚而自樂者樂以天者也舒慘欣戚榮悴得喪無適而不可也既無所倚則樂者果何物乎道乎心乎曰無物故樂有物則

否矣且樂即道樂即心也而曰所樂者心是牀上之牀
也學止於是而已乎曰昔孔子之稱顏回但曰不改其
樂而其自名也亦曰樂在其中其所以喟然而與點者
亦以此也二程夫子之聞學於茂叔也於此蓋終身焉
而豈復有所加也曰孔顏之樂未易識也吾欲始之以
憂而終之以樂可乎曰孔顏之樂愚夫愚婦之所同然
也何以曰未易識也且樂者心之體也憂者心之障也
欲識其樂而先之以憂是欲全其體而故障之也然則

何以曰憂道何以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乎曰所謂憂者非如世之膠膠然役役然以外物為戚戚者也所憂者道也其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徃不樂而吾獨否也是故君子終身憂之也是其憂也乃所以為樂其樂也則自無庸於憂耳　人人本有不假外求故曰易簡非言語之能述非思慮之能及故曰黙識本自見成在我何須擔荷本無遠不至何須充拓會此言下便即了了　斯道流布何物非真眼

前即是何必等待畧著些意便是障礙諸公今日之學不在世界一切上不在書册道理上不在言語思量上直從這裡轉機向自己沒緣沒故如何能施為作用穿衣喫飯接人待物分青理白項項不昧的參來參去自有個入處此非畀學語蓋是爾本有具足的良知也

先生在憑虛閣會講論一貫人各出見先生不應隨因某語觸發閧堂一笑先生曰此却是一貫

布政徐波石先生樾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官部郎出任臬藩三十一年陞雲南左布政使元江府土舍那鑑弑其知府那憲攻刼州縣朝議討之總兵沐朝弼廵撫石簡會師分五哨進剿那鑑遣經歷張惟至監軍僉事王養浩偽降養浩疑不敢往先生以督餉至軍慨然請行至元江府南門外鑑不出迎先生呵問伏兵起而害之姚安土官高鵠力救亦戰没我兵連歲攻之不克會鑑死諸酋願納象贖罪世宗厭兵遂允之時人為

之語曰可憐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條傷罪人之
不得也先生少與夏相才名相亞得事陽明繼而卒業
心齋之門先生操存過苦常與心齋步月下刻刻簡默
心齋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至小渠心齋躍過顧
謂先生曰何多擬議也先生過渠頓然若失既而歎曰
從前孤負此翁爲某費却許多氣力先生謂六合也者
心之郛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
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此心自

朝至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與天同流一入聲臭即是意念是己私也人之日用起居食息誰非天者即此是真知真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識也人心之痛癢視聽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不肖者未嘗離此為體奚謂不知不自知其用處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此即現成良知之言以不犯做手為妙訣者也心齋嘗謂先生曰何謂至善曰至善即性善曰性即道乎曰然

曰道與身孰尊身與道何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先生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心齋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若以道徇人妾婦之道也已不能尊信又豈能使彼尊信哉先生拜而謝曰某甚慚於夫子之教今以受降一事論之先生職主督餉受降非其分内冒昧一往

即不敢以喜功議先生其於尊身之道得有間矣

波石語錄天命一也自道體之大而無外曰天自道體之運而無息曰命憲天者不違帝則知命者自率性真一盡其道者也不能自盡其道則是人也具形體而已矣是以有天人之分也天也命也豈別為一體吾可得追慕而企及之即不過自求自得而已矣既自求自得而天也命也又果何所指耶神之無方可擬不曰天乎誠之無間可息不曰命乎是曰天命之謂性　知者心

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徧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紀綱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　徃古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何我何萬物乎哉二之則有外有外則非一不一則私矣非道也不道一則非人矣不知一則非

道矣不志一則非學矣孟子曰不慮而知夫曰不慮而知若固物然匪一也而能若是乎神哉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者此知即一此知本神知之不昧是曰致矣噫先生之言至矣哉　道也者性也非率性則道其所道者也先儒輩出皆知宗性學矣而知性者或寡矣則其用工不能自得其天命之真亦性其所性者也若夫豪傑則立志直希孔孟何暇竊似弄影於依稀假借之地以聞見推測為知念慮追責為學規矩模倣為習是皆外

聾者非性也孟軻氏沒而知學者鮮矣　聖賢教來學
率性而已人之動靜食息仁義禮智靈明之德感通皆
以時出而名立焉無有不感通無有不停當自晝而暮
自少而老者也此天命之性如此是智之事智譬則巧
而不能使人者須自得也自得之學於良知之自朝而
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
是與天同流者非天命而何能自信天命之真而自安
其日用之常是則渾然與天地合德矣是謂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而允執之矣顏子之學盡是矣周子所謂一為要程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不須防檢不須思索孟子曰性善者皆是也如此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夫六合也者心之郛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而曰誠神幾曰性道教如此曰知止此知之體冲虛無朕曰中感應中節曰和知則率性而已豈不至易良能而已豈不至簡聖人不得而見之有志者蓋寡

矣　聖學惟無欺天性聰明學者率其性而行之是不自欺也率性者率此明德而已父慈子孝耳聰目明天然良知不待思慮以養之是明其明德一入思擬一落意必則即非本然矣是曰自欺也先師陽明先生只提致良知為古今參同蓋以此也先生深於自得者也自信此知即性也曰知者自靈明言曰性者自不息言妙用無端條理密察曰理靈明者此覺也聲臭俱無神聖莫測曰明曰誠體以知名有知無體理本用顯仁義由

名故曰爲能聰明睿知則溥愽淵泉而時出之寛裕温柔齊莊中正時出而名之者也語其體固聰明睿知是已　疑吾道特足以經政撫時而不知其定性立命之奥將謂二氏有密教也而不知人者天地之心得其心則天地與我同流混闢之化相與終始亦何以惑死生乎易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其說也謂形有始終耳而性即命也何始終乎故君子盡性則至命矣不知求作聖之學何以望此道之明而自立人極也哉　人

之所以為貴者此性之靈而已矣惟靈也故能聰能明能幾能神能謙能益能剛能柔卷舒變化溥博高明出入乎富貴貧賤之境參酌乎往來消息之時安然於飲食居處怡然於孝悌忠信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而覺天下者覺此靈明之性而已必自覺矣而始可以語得也孟子指怵惕之心於乍見入井之頃即伊尹覺天下之心也　孔孟之學堯舜之治舉求諸心焉而已心外無事矣求事也者或逐事而二心求心也者以言乎天地

之間則備矣是心也即萬物化也自聖人以至愚夫一者也知天下國家皆我也是曰知心知天地萬物皆心也是曰知學盡心則萬物備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告子固有義外之非矣伊川曰在物為理何以異於義外哉子莫固有執中之陋矣伊川曰堂之中為中國之

中為中何以異於執一哉信理在外也何以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信中可擬而明也何以曰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學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目之無不覩聞者聰明則然也父子之無不愛親者慈孝則然也是固若大路然而民生日用不能不由之者也然道即聰明慈孝也顏子之仰鑽瞻忽何為而歎其難道信高矣美矣孟子曰徐行後長何為而指其近　問以堯舜事業為一點浮雲只是所性不存之意曰浮雲語適然也

做到時雍風動處聖人皆順應而我無與此正是允執厥中　問氣清則通清極則神恐神不可以言氣也何如曰運動者曰氣虛靈者曰神皆擬而名之者也不神則無物矣誰其運動學而未至無欲則思雜雜則不清雜則不神非二也　問朱子謂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了三十年科舉此說如何曰謂須得真才可圖恢復必須學術中來今日卑越之資皆溺習於科舉而不知返噫愈弊而害也久矣誠正之學不講如人才何　問

知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曰如認欲作理則涵養箇甚講求正精察乎理欲而存乎此心者也這學問中自不能缺一的莫認講求作談天說地也

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指氣質之性而言何如曰五行陰陽一太極也一而未嘗不殊殊而未嘗不一也猶人也耳目口鼻未嘗可同見聞覺知未嘗有二心也質者性之器氣者性之運孰得而二之而離之者哉若曰天地之性又曰有氣質之性則誤矣　百姓日用

莫非天命之流行但無妄即誠也知此則入道有門矣

問銓司選官避嫌者皆是私心若係其親子弟如何不避嫌得曰人心虛靈別嫌明微乃時措妙用若此等商量自著不得此皆有欲之心從格套中商量而求其可豈義之與比若此等心避不避皆私也　問理性命章萬一各正如何謂之各正曰各賦此理而生蠢動與人靈性各具是天命無二也品物之殊曰萬均得所賦曰各正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從事心齋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訓導轉泰安陞南豐教諭所至以講學為事先生之學其大端有二一則稟師門格物之旨而洗發之言格物乃所以致知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應時之良知故致知格物

不可分析一則不以意為心之所發謂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名之曰意耳昔者先師蕺山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故以意為心之所發為非是而門下亦且齗齗而不信於是有答董標心意十問答史孝服商疑逮夢奠之後惲日初為劉子節要尚將先師言意所在節去之真索解人而不得

豈知一菴先生所論若合符節先生曰不以意爲心之所發雖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顧當時亦無不疑之然其久於門下者不能以釋然下士聞道而笑豈不然乎周海門作聖學宗傳多將先儒宗旨湊合己意埋没一菴又不必論也

王一菴先生語録陽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爲學者用功口訣真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此

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　良知無時而昧不必加知即明德無時而昏不必加明也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識此體非刮去其昏知後人磨鏡之喻夫鏡物也心神也物滯於有迹神妙於無方何可論比故學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不消更著致字先師云明翁初講致良知後來只說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　先師以安身釋止至善謂天下國家之

本在身必知止吾身於至善之地然後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故止至善者安其身之謂也欲安其身則不得不自正其身其有未正又不容不反求諸身能反身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處無不安而至善在我矣古今有志於明德親民而出處失道身且不保者不明止至善之學故也　先師之學主於格物故其言曰格物是止至善工夫格字不單訓正格如格式有比則推度之義物之所取正者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謂吾身與天

下國家之人格物云者以身為格而格度天下國家之人則所以處之之道反諸吾身而自足矣　舊謂意者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竊疑念既動矣誠之奚及蓋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謂心無主宰賴意主之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大抵心之精神無時不動故其生機不息妙應無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動者所謂意也猶

俗言主意之意故意字從心從立中間象形太極圈中
點以主宰乎其間不著四邊不頼倚靠人心所以能應
萬變而不失者只縁立得這主宰於心上自能不慮而
知不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聖狂之所以分只爭這主
宰誠不誠耳若以意為心之發動情念一動便屬流行
而曰及其作動未顯之初用功防慎則恐恍忽之際物
化神馳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聖門誠意之學先天易簡
之訣安有此作用哉　誠意工夫在慎獨獨即意之别

名慎即誠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謂此個獨處自然有知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誠意之為慎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悉無及矣故獨在中庸謂之不覩不聞慎在中庸謂

之戒慎恐懼慎本嚴敬而不怠之謂非察私而防離者也　慎獨註云謹之於此以審其幾後儒因謂審察心中幾動辯其善惡而克遏之如此用功直難湊泊易大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則幾字是交際事幾上見非心體上有幾動也心體上有幾動則是動於念楊慈湖所以謂之起意而非大學中庸所謂獨也大傳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朱子解云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

研幾者至變也以變釋幾非事幾乎後又謂於心幾動處省檢而精察之以是為研謬亦甚矣 問遺錄一詩言念頭動處須當謹似亦以意為心之所發如何曰謹念是戒其莫動妄念非於動後察善惡也亦是立定主意再不忘動之義且予所謂意有主意非自泛然各立一意便可言誠蓋自物格知至而來乃決定是修身立本之主意也中庸即曰誠身孟子即曰反身而誠不本諸身便是妄了不以意為心之所發雖是自家體驗見

得如此然須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豈以未嘗聞之先師而避諱之哉　象山謂在人情事變上用功正孟子必有事焉之意必有事焉非謂必以集義為事言吾人無一時一處而非事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心無一時一處而非心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學故凡日用動静云為一切人情事變孰非吾心性中所有之事孰非職分内當為之事故謂之必有事焉猶言須臾離事不得件件隨知順應而不失其宜是則所謂

集義者也故孟子以後能切實用功而不涉於虛想虛見虛坐虛談者無如象山　明翁初講致良知曰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其解物格知至曰物格則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觀此則所謂致良知者謂致極吾心之知俾不欠其本初純粹之體非於良知上復加致也後因學者中往往不明致字之義謂是依著良知推致於事誤分良知為知致知為行而失知行合一之旨故後只說良知更不復言致

字今明翁去冬一時親承面命諸大名賢皆相繼逝海内論學者靡所稽憑故有虚空冒認良知以為易簡超脱直指知覺凡情為性混入告子釋氏而不自知則不言致字誤之也二者之間善學者須會取　或疑心翁以格物為反身之學用於應事接物時甚好但若平居未與物接只好説個良知更有何物可格曰格物原是致知工夫作兩件拆開不得故明翁曰致知實在於格物格物乃所以致知可謂明矣且先師説物有本末言

吾身是本天下國家爲末可見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應時之良知致知格物可分拆乎況先師原初主張格物宗旨只是要人知得吾身是本專務修身立本而不責人之意非專零零碎碎於事物上作商量也夫何疑哉　問前輩多言敬則中心有主今曰誠意則心有主將主敬不如主誠

乎曰不然誠與敬俱是虚字吾非謂誠能有主謂誠此修身立本之意乃有主也誠字虚意字實譬如方士説丹意是鉛汞丹頭誠則所謂文武火候而已又通考之北宫黝之有主是主必勝孟施舍之有主是主無懼曾子聞大勇於夫子是主自反而縮孟子之異於告子是主行慊於心皆必有一件物事主宰於中乃有把柄今只徒言敬則中心有主不知主箇甚麽將以為主箇敬字畢竟懸空無附著何以應變而不動心乎吾輩今日

格物之學分明是主修身之立本誠意是所以立之之功不須説敬而敬在其中葢自其真實不妄之謂誠自其戒慎不怠之謂敬誠則敬敬則誠其功一也又程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這便是以仁為主誠敬是所以存之之功究竟來孔之言緼孟之言慊程之言仁皆與大學修身為本統脈相承若合符節思之當自躍然　學者一得良知透露時時處處昭朗光耀諸所動作皆在知中故曰葢有不知而作

者我無是也苟此天性真知不能徹底皎潔而藉見聞為知則不過知之次者耳聖人原不藉見聞為知故其教人也雖鄙夫有問皆可叩兩端而竭焉 先儒發變化氣質之論於學者極有益但若直從氣質偏處矯之則用功無本終難責效故只反身格物以自認良知尋樂養心而充滿氣和則自然剛暴者温柔懦者立驕矜者興簡傲者謙鄙吝者寛惰慢者敬諸所偏重咸近於中矣以是知學必涵養性源為諸本而以氣質變化為

徵驗　自責自修學之至要今人詳於責人只為見其有不是處不知為子而見父母不是子職必不共為臣而見君上不是臣職必不盡他如處兄弟交朋友畜妻子畜徒見其不是則自治已疎動氣作疑自生障礙幾何不同歸於不是哉有志於為已者一切不見人之不是然後能成就一個自家是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夫子教人只在言動事為上從實理會而性天之妙自在其中故曰下學而上達更不懸

空說個性與天道使人求高求逺學者理會得時則夫子之文章何者不是性天之流行外文章而别求性天則妄矣吾人今日何可汲汲於談天説性而失孔門教化之常　問如何是安静以養微陽曰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只時謹慎保守此個靈根常是陶閒静静欣欣融融便是得其所養今人只要向外馳騁安得陽長陰消且如人一時收攝精神略見虛明光景便將平日才智襯貼起來多聞見者馳騁於聞見能立事功者馳

騁於事功善作詩者馳騁於詩會寫字者馳騁於字以至要立門户要取功名等等恢宏皆作勞攘精神逐外白日鬼迷當如陽復何哉　楊墨之差易見故自孟子一辨之後無人復入其門鄉愿媚世盜名雖聞有人效之然亦自省有愧高明有志之士自不屑為獨告子之學近似率真坑陷多少有志好學人豪鶻鶻突突撞入其門恬不為怪此其為害特深至今不息也凡今之不肯精細入思從容中道而但任氣作用率意徑情且侈

號於人曰吾自良知妙用矣管甚人是人非吾自性天流行矣管甚無破無綻少循規矩則謂之拘執道理少盡報施則謂之陪奉世界凡若此者謂非告子不求於心不求於氣之學乎嗚呼安得起孟子於九原而辯正之也　一友聞格物之說喜曰看來格物二字只是個致知底致字曰然曰學既明白如此須作第一事幹庶不虛負所聞曰作第一事還有第二第三須是看得事即學學即事日用閒一切動静云為總只是這一個學

方是無間斷無欠手處久乃躍然　庸德庸言是小小尋常言行無甚關係時節令人之所忽處正古人之所謹處故學必於微小去處不少放過方始入精　一友好直己之是語之曰是非之在人心自明自辨何須自家理直子直其是誰肯認非此余少時害過切骨病痛曾記與林東城論一事於舟中余明辨自己之是東城則渾厚莫辨謂辨得自己極是不難為了別人予執滯不能服時李天泉在坐兩解之曰二公皆是也渾厚則

仁之意多辨明則義之意多子曰巧哉仁可以該義義不可以該仁吾二人之優劣既較然矣何得謂皆是乎東城大笑曰公依舊又在這裏辨箇優劣要做甚麽公可謂只是生薑樹上生但自此吾當進於明辨公亦當進於渾厚則彼此俱有益耳予於是始大悟其差亟起謝教自是悔改數十年來不敢不渾厚也　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非教人一切不思慮也學而不思則罔心之官則思愼思研慮皆學者用功所在安得糊塗易傳

之意蓋言天下之理同歸而塗自殊一致而慮自百我這裡真是廓然大公則自然物來順應我這裡真是寂然不動則自然感而遂通更有何事可思何物可慮而有待於計較安排者耶今不玩本章全文而截其何思何慮四字欲人槁木死灰其心於一切無所思慮之地豈理也哉或云此是聖人地位亦伊川發得太早之說也會得時何思何慮正吾人為學切近工夫蓋必實見得天性良知果是自能感通自能順應果是無絲毫巧

智復有待於計較安排此方是真機妙用真性流行而內外兩忘澄然無事矣不然終日應酬都只是憧憧往來自私用智何足以言學乎　不識不知然後能順帝之則今人只要多增聞見以廣知識攙雜虛靈真體如何順帝則乎蓋人有知識則必添却安排擺布用智自私不能行其所無事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程子曰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此格言也然不必質美者能之良知本體人人具足不論資質高下亦不論知識

淺深信得及悟得入則亦明得盡矣有不能者百倍其功終有明盡時節到得明盡便亦都無渣滓所謂明則誠也學者但當盡力此明不必更求其次只緣當時說箇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遂使無限英雄不敢自任質美從事於渾化之功但擇取其所謂次者而終身用力焉所謂明盡只是認得良知的確無遮蔽處耳　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兩言吾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愛敬之一道若他人論幾論哲

必著玄微奥妙之辭愈深遠而愈不實矣　或問本體

曰體用原不可分良知善應處便是本體孔門論學多

就用處言之故皆中正平實後儒病求之者逐事支離

不得其要從而指示本體立論始微而高虛玄遠之蔽

所自起矣　由仁義行自是良知天性生機流出不假

聞見安排行仁義者遵依仁義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

也一是生息於中一是襲取於外二者王霸聖凡之别

非安勉生熟之分也　聖人所不知不能即愚夫愚婦

與知能行之事　心不在焉須知不在何處人言心要在腔子裏心茍在腔子裏面則凡腔子之外可盡無心耶夫心之本體靜虛無物則為不放失無在而無不在也若或一有所著馳於彼則不存於此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矣此之謂不在　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心作障礙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道善學善字當玩如云魯男善學柳下惠一般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麤心浮氣用以定氣凝神可也

周子主靜之說只指無欲而言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　問欲致良知必須精察此心有無色貨名利之私夾雜方是源頭潔淨曰此是以良知爲未足而以察私補之也良知有潔淨而無私不必加察俱要認得良知直爾不認良知而務察其私其究能使色貨名利之私一切禁遏而不得肆乎安望廓清之有日哉　問閑思雜慮何以卻之曰聖人之聖不必論此心之生機頃刻不息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其神

明不測自合如此若一槩盡欲無之必求至於杳然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即能之正所謂槁木死灰自絶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慮徒自勞擾耳　一友覓有過言愧悔不樂曰莫煩惱前頭失處且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見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見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二者相去不亦遠乎　自古農工商賈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

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為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學獨為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宗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矣

誠意問答歲在庚午春王正月芝蘭獨茂苔草爭妍梃

偶侍側一菴夫子起而歎曰格物之學已信於人人矣誠意以心之主宰言不猶有疑之者乎梴曰豈特他人疑之雖以梴之久於門下者亦不能以釋然蓋以意為心之所發則未發為心之本體心意有所分别而後誠正不容混也先儒謂心如穀種意其所發之萌芽矣乎師曰子知穀之萌芽已發者為意而不知未發之中生生不息機莫容遏者獨不可謂之意乎　梴曰已發之和即有未發之中者在亦嘗聞之矣然大學一書專

在情上理會故好惡足以括之意之所在非好則惡意不近於情耶師曰意近乎志即經文之所謂有定也行者之北之南必須先有定主意定而後靜且安則修身矣　樾曰嘗與吳友三江論人之視聽言動莫非吾意之所運視聽言動必以禮則亦莫非吾誠之所在也故大學誠意即中庸誠身似於師說近之乎然以意近乎志古者十五志於大學豈待格物之後而志始立耶師曰志意原不相遠語錄嘗言之矣惟學貴知本誠身誠

意固一也然不知誠意以修身為國家天下之本則身不止於至善而每蹈於危險之地矣身且不保而況於保家保國保天下乎今人知格物反已之學而猶不免於動氣責人者只為修身主意不誠如果真誠懇惻凡有逆境惟知責已而不知責人是於感應不息上用工不然斷港絕河棄交息遊而非聖人運世學矣　植曰言之至此心體洞然自知格致處事議事頗有究竟而不容少有所混然以之處人亦然今聞師訓庶有所

悔而改乎但感應不息上用功吾儒之所以異於二氏者正在於此却當於心體上著力豈宜於效驗上較之耶師曰心迹一而後知吾儒之妙非二氏可及也若人情有感必應則恒人皆能處之矣惟感之而不應而吾之所以感之者惟知自盡其分而不暇於責人望人而後謂之學無止法為人父止於慈不當因其子之賢愚而異愛為人子止於孝不當因其父之寛嚴而異敬君臣朋友皆然一求諸身而無責人之妄念是之謂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蓋反身則此心一而不二不二非誠乎樂即此之謂自謙也　梃曰用力之方指示下愚當何所先乎師曰誠意工夫全在慎獨獨即意也此惟吾心一點生機而無一毫見聞情識利害所混故曰獨即中庸之所謂不覩不聞也慎即戒謹恐懼　梃曰誠意之後正心之功亦大段著力不得譬之行者之南立定主意必期至南而止更無一毫牽引此誠也然至中途或有君上之名或有父兄之命則又當變通而不容泥滯落於

有所正心之功其不滯而已乎師曰不滯亦是但能決定以修身立本為主意則自無念不必察私防欲心次自然廣大傳曰心廣體胖其旨深哉苟不由誠意自慊而專務強正其心則是告子之學也烏足以語此　梴曰論至於此學問雖有所受而體認則存乎人何前之若析經文而不求實用哉梴之所以疑而信信而疑者蓋以世之主講者輒好異說以新聞見況朱子之學猶未可以輕議也常讀章句因其所發釋明德實其所發

釋誠意又考諸小註意是主張恁也然則朱子皆非歟
師曰朱子所註未為不是但後之學者遂分所發有善
惡二端殊不知格致之後有善而無惡若惡念已發而
後著力則猶恐有不及者矣　樾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發而後禁則扞格而不勝用力於未發者集義之君子
自慊者也用力於已發者襲取之小人見君子而後厭
然之類也吾人今日願為君子耶為小人耶當知所以
自辯也但意之所主果屬將發未發之間乎未發則不

得謂意矣師曰未發已發不以時言且人心之靈原無發之時當其發也必有寂然不動者以為之主乃意也此我所以以意為心之主宰心為身之主宰也予姑無言語求之久之自當有得門人李樾記

銓部林東城先生春

林春字子仁號東城泰州人家貧童子時傭於王氏王氏見其慧使與子共學刻苦自勵嘉靖壬辰舉會試第一除戶部主事改禮部又改吏部請告歸起補郎中辛

丑辛官年四十四先生師心齋而友龍溪當其始學日以朱墨點記其動念臧否醇雜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盍反其本乎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雖在吏部不以執官避嫌襆被宿寺觀與同志終夜剌剌不休荆川曰子仁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如何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之義觀其論學工夫綿密不涉安排不落睹聞明道之行所無事慈湖之不起意庶幾近之心齋之門末之或先也

林東城集自驗接人雖寛大不忙而中心亦自有梗自省雖不敢隨俗計較而功名之念又不能忘故平時包裹之喻至此乃見其真　近覺精神泄漏夢寐不清作事應物時有氣不順暢辭不合序人有受之不堪我亦悔之無及固知平時工夫不能實際以至如此然少知檢察則又矜持不泰無與物同春之意於心不化已亦不能容矣　心齋先生語鄙人云當官以來子以為順事乎蓋未嘗自以為過也予曰然識有未盡勢有未能

此則鄙人之過也夫子曰非是之謂也即舉乾卦六爻譬作六臣鄙人者屬九四躍龍云也龍而躍求自試者也故有許多責備之意形見之機若非自以為過而善補之鮮有不得其禍者予曰兢兢業業不敢放過惟以正自守不求人知不徇人意以正事之而已僅足支持夫子言之於吾心有戚戚也夫子曰是亦足矣未知合易而坦然行也使能知合易道不以為盡心不以為難處實實落落以為補過更覺精神予豁然有悟乃知從

仕之難今始見其易易也　爲己之學不相假借無俟旁求饑食渴飲由我而已何嘗與於人知不知哉惟其爲己之間又知己非我所得私亦有私之不可得者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之類乃爲真切何計人己之分耶

道理無窮工夫不息望道未見聖人之心其道體本如是也使真有所得而守之將無所事於守矣惟聖人無所事守吾人尚有待於守也所謂不俟造作不必假借者如目自能視視之而已豈待加視而後明耳自能聽聽之

而已豈待加聽而後聰心自能思思之而已豈待加思而後睿哉神明無待於外求直養自復其本體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也近世學者不信本心具足惟於心外尋求聰明自用者失其本心修補粧綴者滯其實用久而忘返習以為常反曰學專在是真有孤聖門精一之旨矣　靜中體認吾人日用間意念起時無纖毫私見便是靜便是制外也未發氣象此亦可觀非養至冥冥莫莫始可言靜　明覺即戒懼亦是工夫亦是本體初

無所畏必戒懼而後明覺則明覺時誰明覺也　環溪主静静而無静可也否則打帖久而氣愧弱其人主動動而無動可也否則發散久而神識浅　人心平日固有紛擾習染時心少不省察則逐逐相隨牽引無已或泛泛蕩蕩不知所極惟著察此念虚明在中舉無所著及事一觸從而應之不見其有不以為功久則自以為是者或自見其非假之外者亦自得於内真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　文王望道未見此正心無私處苟有見

而為之不免此合牽引落於聞見雖公亦私也所謂當理者心外無理理外無事事外無仁即心是理即理是事即事是仁一而已矣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既為一體則物之是非善惡如體之疾痛疴癢無不自知何理可當何心可私一見決矣　近見此心無一物可見亦無工夫可著只如此平等做去一步一步一事一事自有條理自有不容已處無許多智識計較如天之廣大高明其間之生生化化者自不費手段也　心果

無事百體自舒雖造次顛沛亦自裕如不見有事如此則神完知藏自能應事亦自無不照者故真學不於照上論真惟於無照上致決果是無照即是真體耳自能聽目自能明心自能照何假纖毫氣力哉　今為學者但於事事物物上起念如何作用乃是工夫據其自信亦曰用功証之於易亦曰研幾即是致知即是聖人矣不知此正生死之關誠偽之辨不可不察道無方體亦何形象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便是道便是

工夫有不待人之用心而始湊合以此加彼云也　求仁之功非認意見以為是則從遷就以為宜恐無思無為之體未能合一惟於一體求之果無見於人過而恐我愛之未深果無見於己是而恐躬行之未當兢兢業業日改月化以求一體之無私不計衆心之何若如此而已　日來工夫惟於平等上實際做去更不加減分毫著纎毫氣力使精藏氣定智發心安若無所事事者葢無道之可見亦無學之可名不求見解只依本色人雖

不知吾自知之人雖不信吾自信之而已　自心自信當下即得清明隨事自能泛應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本心俱足萬化流行也後世學術只為自信不及苦心小而事大幾微之善不足以應之取益於傳記之言比擬於變通之跡事有近似者引之而强合道無方體者執之而等倫縱能湊合成章不免神氣消索物既不親我亦不化終與道為二也　人心無迹何處著念感而遂通此乃真念故曰不必動念也使有念可動則

未應之先念在何處既應之後念又何生寂然不動而已矣學者習染之深以著意為真切不知自喪其真以此擬為用功不知自迷其性　道本無體亦不可見茍以有心而求終是有生有死有起有滅惟悟本來原無一物凡念盡之聞見聰明皆障蔽之實況於世情物欲又其甚者乎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蔣繼熊

謄錄進士臣黄嵩齡

明儒學案卷三十三

餘姚　黄宗羲　撰

泰州學案二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趙貞吉字孟静號大洲蜀之内江人生而神頴六歳誦書日盡數卷登嘉靖十四年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編修因上慼方術疏請敷求真儒不報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

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嫚書要貢集百官議闕下日中莫發一論者先生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華亭問何奇畫先生曰為今之計皇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録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為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為畫者上即陞先生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方廷議罷先生盛氣謁相嵩於西苑直中嵩辭不見先生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

入顧謂先生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先生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欲敗其事故不與督戰事權亦不與一護卒先生單騎出城僦民車致銀總兵仇鸞所歷諸營傳諭而返明日復命上怒謂功賞未見措置第為周尚文沈束懷怨詔錦衣衛逮杖謫廣西荔波縣典史量移徽州通判稍遷南京文選司主事進郎中陞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叅議右通政光祿寺卿戶部右侍郎皆在南京四十年始入為戶部右侍郎又

以忤高罷隆慶改元起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幸學暫掌祭酒事出為南京禮部尚書召入兼翰林院學士協管詹事府事尋拜文淵閣大學士先生在閣與高文襄共事而議多不合其大者謂御兵分隸五府數變之後至嘉靖庚戌别立戎政廳以十餘萬衆統於一人盡變祖制夫兵權貴於分練兵亦貴於分此古法也疏下廷臣議行而本兵霍冀不悦及給事中楊鐸論冀冀遂誣先生主使上終直先生而罷冀文襄

以徐文貞草世廟遺詔改政改臣為讐君將欲加罪先生拂衣起曰若是則先帝大禮大獄諸案即宋之奸黨碑也文襄色變而止文襄以閣臣兼掌吏部事使先生兼掌都察院事文襄欲修怨廷中之異己者非時考察科道先生執筆文襄終不得志其争給事中吳時來至於日中於是文襄使其客韓楫劾先生為庸橫先生言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兢兢唯拱言是聽僅以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

後可謂之橫也已詒馳驛歸杜門著述擬作二通以括古今之書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內篇又分二門曰史曰業史之為部四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之為部四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外篇亦分二門曰說曰宗說之為部三曰經曰律曰論宗之為部一曰單傳直指書雖未成而其緒可尋也萬歷四年三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九贈少保諡文肅先生之學李贄謂其得之徐波石

按先生之論中也曰世儒解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之名而不知言中為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泛泛虛號何所指歸若以為物物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以為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静云為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為學問之效寧有三聖心傳

不指其體而僅言其效乎波石之論中也亦曰伊川有堂之中為中國之中為中若中可擬而明也易不當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矣故知先生有所授受也先生初不自諱其非禪學嘗與徐魯源相遇魯源言學問當有所取有所舍先生厲聲曰吾這裡無取無舍宛然宗門作用也其答友人云僕之為禪自弱冠以來敢欺人哉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

先生謂禪不足以害人者亦是有說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蓋至於今禪學至棒喝而又大壞棒喝因付囑源流而又大壞就禪教中分之為兩曰如來禪曰祖師禪如來禪者先儒所謂語上而遺下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是也祖師禪者縱横捭闔純以機巧小慧牢籠出没其間不啻遠理而失真矣今之為釋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師禪勿貴遞相囑付聚羣不逞之徒教之以機械變詐皇皇求利其害寧止於横水猛獸哉故吾見今

之學禪而有得者求一樸實自好之士而無有假使達摩復來必當折棒噤口塗抹源流而後佛道可與先生之所謂不足以害人者亦從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學之古來如大年東坡無垢了翁一輩皆出於此若其遠理而失真者則斷斷無一好人也先生嘗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德清蔡子木問道述七圖示之其一混元圖○其二出庚圖☯其三浴魄圖◐其四伊字三點之圖∴其五卍字輪相之圖㊉其六周子太極圖其七河圖謂

一以攝六六以顯一一者真空也六者妙有也世間法與出世法皆備矣先生蓋見溈仰山圖相創立宗旨與太極圖相似故扭合為一而不顧其理之然否也夫太極只一圈耳一圈之外不可更加一圈也仰山之圖相九十七一圓分主一事不得謂之混元矣是故形同而實異也出庚浴魄魏伯陽以月象附會納甲趙汝楳朱風林皆嘗駁之與太極益不合矣英雄欺人徒自欺耳

大洲雜錄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不欺其心為

忠能度人之心為恕夫不欺自心與能度他心者豈今之人盡不能者哉循是義也堂堂平平以入夫子之門是千載而夕䀏也 學術之歷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遏糴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歎宋儒之大嚴夫物不通方則用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揚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晦翁法程

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於禪目為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汚也顧自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為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為善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異端矣夫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為正學耶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而吾何以知天地

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歇吾心非仁吾身將恐蹶吾何以知吾身之然哉吾視非仁盲從目生吾聽非仁聾從耳騰吾言非仁口過遭𣊆吾動非仁身過殷殷嗚呼微翳眯睛則八方易位一念顛倒而人已成敵執迷為真賊以代子四竅塵投一妙覺死樂出於虛蒸則成菌既死之心不可復振蝸窟蚓穴去仁幾何鳶飛魚躍於仁何若古之有道去彼取此三才歸根一日克已吾何心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已也故

能成其已嗚呼吾有大已俯萬物而覲天地者也大已不浹小已揭揭小已既克大已潑潑古之善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述稱四用反一一真流行無體無方禮嘉而亨少有意必固我作類妙用齊滯具為痿痺此為不仁而株橛小已是故無已為克真已為大至大為仁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內外性此曰聖復此曰賢小子至愚擇焉執焉昔者吾友從事於此敢告非狂為仁由已克已銘

明儒學案卷三十三